

性理集要

五

道統

聖賢

諸儒

小學

為學總論

新刊性理集要卷之五



新安

栢山 詹淮

編輯

仙源

門人 李廷鰲 校閱
門人 李廷海 校梓

道統

矣之道不傳

朱子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

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

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

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降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

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覲造化

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

尚子既絕落花之原

三先生有感
世不小
韓公依稀說得
畧似

堯繼天立
極
發明道統以示
天下後世
堯得之於天

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
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季之陋其端之惑而其
所以修治之意亦往上有能卓越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
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
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者只有箇韓公依稀說得畧似耳

黃勉齋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
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
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
又得其最秀而最靈於是繼天立極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
全其性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曰
允執厥中中即太極也此堯之得於天者而舜之得統於堯也

舜得統於堯
禹得統於舜

湯得統於禹

文得統於湯

武周得統於文

孔子得統於周公

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因堯之命而
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也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
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在
而中可執矣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无
射亦保即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即以義制事也此文王
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冊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
者從周公繫易文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者文王之所以制
心也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周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
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孝曰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敦聖人制事制心之意
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

曾子親受道統之傳

孟子得統於子思

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

二程得統於周子

朱子得統於二程

聖相傳垂世立教

聖人所以傳道

曾子得之六季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

以戒懼慎獨次之以智仁勇而終之以誠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

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子思得統於顏曾而孟子得統於子

思者然也若夫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

也曰淫養須用敬進孝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

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

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外有以極規

模之大而內有以盡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

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

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

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

不越乎此矣

中天地為三綱五帝之主

孔子作六經為百世師

陳北溪曰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帝之主皇

仲傳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

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万世師而聖賢及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

無二說也

杏東齋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形氣已具之內蓋

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之正也全而得之其軀則有仁義禮

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蕪統焉以之應事

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

物不有大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

然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

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歸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万則
然統然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統用一原也
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為一者坎蓋一者易史三五

朱子之頃年
太極為一
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孔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天子從而贊之定之
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王秦火之餘六

方廣德之宗
主
經既已闕脫諸儒各以已見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
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整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殊其音遁而入於

朱子定之
法
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摠裁大興勸成一家之
言仰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

斯道大明如
日中天
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日者皆可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
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竟來裔於無窮雖千天壤俱散

可也

一聖三賢相授受
真西山曰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先後推明百有餘年之間
一聖三賢更相授受歟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

紀者與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
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歸難以童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

宋儒以主張
斯道為已任
唐而於淵源之止躡用之全猶有未寔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
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道

為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
道至朱子而大明

聖賢

聖賢則與天
地
問楊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程子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而怒之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其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
同者是隨俗背汚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躰聖人猶化工也賢人
猶巧工也剪絲以為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故觀生意之
自然則無乏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
之分也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張子曰賢人當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
賢乃吾性分當勉爾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胡五峯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
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大賢之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問聖人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如何朱子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无我无人无作為以天下才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孔子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程子曰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孔子所遇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為不恭自孔子觀吾輩輩便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惟其與萬物同流使能與天地同沉○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

○聖人之心本無喜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賢之處世

使學者宛如見聖人合上出

兵印將符
聖人不可
為之時

聖人欲有
為

聖人之於天下
皆如此

顏子所以
過人

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朱子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

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問聖人有不可為之

時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变了聖人又自不同問孔子當

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无此心到後來說吾不復

志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

為矣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

人猶欲有為也

呂東萊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

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忘食耳

顏子大與

顏子不得禹稷

之功

又得金匱

之

特

多若金匱

之

顏子聖

○顏子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與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

論○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

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之尺度量便已○顏子正在此

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處甚微惟顏子知

之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孝者全要識

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孝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

時世既死人安可不以道自任金匱出

張子曰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極善之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

然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雅意直是要做聖

人

顏子優于湯武
湯子渾然無迹

陳潛室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渣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

子未得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癩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孝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說這盛水不漏
曾子父子相愛

朱子曰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父子相愛參合下不曾見得只

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己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闊

子思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終是有立脚處所以獨得其傳思孟也恁地剛毅方始立得定觀子思之標使者而不受如云善之云乎之類這只是麼樣剛毅

孟子

孟子有於人
二字其功甚多
孟子精通於易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人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便說仁義禮智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卷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金書尹和靖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為知孟子者其誦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

孟子曰善

之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胡五峯曰孟子生世之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讓

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屹然知強

大威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子

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備哉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

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于

門萬戶自壯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之所不可

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孝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

子則露其才特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大山巖

孟子曰善

嚴之氣象也現其言皆可以見之六仲尼无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

迹著以下論孔○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弟孟子健雄辨○孔子

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

然後能明其道以此未及孔子○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

是難似聖人緩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顏孟雖无大優劣觀

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

人也○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謝上蔡曰孔子言天喪斯文一節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語

不賚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啟平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則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孟子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

效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惟其循有大底氣象所以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曰善

孟子

未至聖人地位○顏子充擴其孝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孝粹美

退三得三

問鼎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稱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尹和靖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却是

文委於仁

胡五峯曰孔子卒不厭教不倦顏子殆夫子歆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又於仁矣

摩幸仍

朱子曰魯子平曰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于谷底人視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作工夫處比顏子查粗然終歸於一箇剛毅

守得規矩

先自把捉得寬改得窄傳夫子之道○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

定

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孟子比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

顏子則不

錯○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顏子曰

陳潛室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

反已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

可與否

辨雙峯曰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仰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稟之有異故也

聖人得性

詳堂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閉眼可見其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若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季道始何

孔孟門人

程子曰強者易抑于路是也弱者難強率乎是也○孔子聞衛亂曰

孟子

孟子

孟子

看其文字

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過於義孔埋受命立輒若納

贖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崩贖可也如輒拒父則

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徇禮埋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埋既

被擯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堂之過過於勇暴也全書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節甚高何故曰觀其死而不

忘結綬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仁則必死之際方寸

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曾點之意將

那一箇物玩弄○孟子極尊敬子路○子路自願曾

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長進○吳公言假使周公在而北學

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而得聖人之一體云云

事得其

我今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又

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然有以相

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放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之所

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巳然也耶

真西山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

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

並稱也歟

諸儒

周子

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

先風霽月

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專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

上聖集卷之三

指需

尚多千古

泰身而燕及煇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善形容有道氣象

李延平曰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曰只是形容一箇清明高遠不疑所行之意
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詩氣象耶

剛果有古風

朱子曰先生博學力行開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嚴嚴

先生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襟懷灑雅有高超

怨務盡道理○先生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襟懷灑雅有高超

廬山之麓有濂溪焉

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寫以濂溪之號

○孔經而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所著太極圖希夷以何有

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未着字以前屬陽着字以後屬陰以亦

窺見其意思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有詩也

○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

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

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

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

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

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

之傳者牀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張南軒曰先生雖不得大施於時而涖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於

見被飾萬世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

遺事 伊洛

李初平見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口說

所至春風和氣

庭草交翠

傳

啟道之

公乎年竟信

與公初平遠聽說話二年乃覺悟○王君既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

龍事其六

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既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

不受乃是

拜今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觀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

精金良玉

伊川序曰先生質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

陽春時雨

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人也

慨者求道之志

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徑

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也自幼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

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之本於孝

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

而下未有臻斯理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辟飲於河各

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

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

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斂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

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先生始至上元見人持竿以粘飛鳥取其

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臆舟刻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粘竿

樂於沛歌

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先生為政治惡以

寬處煩而訟當法今煩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

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嘗

可效不可及

卒不動聲色時有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

呂藍田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
 明物極其所止漁然米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
 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
 一也異端並起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
 淡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
 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處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
 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之篤也
 吾志可行不苟慕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辱也

日任自信

如明之氣也

游黃平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又幽之操維乎如石
 甯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其和
 如其實既久而不能去 伊洛

後人厚是園和氣

早昔曾感事一般

明時所見花

學顯君魂

直觀象與

直觀象與

直觀象與

直觀象與

直觀象與

直觀象與

直觀象與

謝上蔡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胸
 懷擺脫得開規先生所作雲淡風輕之詩胸懷直是與曾點底事一
 般又賦閑來無事之詠可見明道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

楊龜山曰明道作縣常於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每日常有媿
 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快撻了人 伊洛

范華陽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觀象與
 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变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厉望之可畏
 即之可親即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其學者之師也

劉立之曰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
 日夕盈門虛往實來人得所款 伊洛

朱光庭曰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窮窳日月之運行陰

先生之學以誠為本

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同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濟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貴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與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厘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及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與

先生得聖人誠

刑河間曰先生氣象夷粹其接人和而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縹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想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天下完

胡武夷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元豐中有詔

元豐中有詔

起呂申公司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文詩寄溫公其意

明道詩

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鬆一步

明道詩

張范陽曰明道窓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

明道詩

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語哉

明道詩

朱子贊曰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

明道詩

其雨醜德正中厥施斯普

明道詩

遺事

明道詩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謝師

明道詩

直拜洛時嘗談經與副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談春

明道詩

二字自家體貼出來

明道詩

直拜洛時嘗談經與副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談春

德中諸儒美

胡安國言於朝曰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或繼之伊洛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焉

先生垂安坐

邵伯溫曰先生嘗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心存誠敬

朱光庭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問以言乎德則并包眾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終

尹和靖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寓成熟讀玩之而已矣先生始受西臺之命特上奏論運道三事其一以上言為德

亦入主尊德
重道之心

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陳說道義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謂上左右內侍官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薄之言接於耳目仍置內臣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先生入侍之際容貌極極時文路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問先生曰君之嚴視路公之恭執為得失先生曰路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伊洛

嚴恭執為

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與先生鄰齋首以師

得能去試去

說要用不是

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問伊川臨終事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遺事 伊洛

先生在經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道以殺率之法不從羿且怒從之則戾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在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願非羿也然間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二程論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功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伊川可如顏子恐未如顏子之無我晁嵩山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胡武夷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而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嘗見鄒志完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于侁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其所樂者道乎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

立物各得其

上巳

音

三

伊川見及儒

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二程功比先

胡五峯曰二程倡文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

湯

馬忠恕曰二先生隨侍大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

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空室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

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

同而造德各異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免而伊川作行狀乃獨

不載其事明道循謂青道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

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微較為兆而伊川之一

理會乃孟子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

賢以上事孝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

皆可歧父孝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明道之言發明極

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初看便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即

事明理實懇精深尤耐咀嚼又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

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假

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

未到然伊川收束檢制孟子又却不及○孟子言伯夷下惠之風桂

子言孔子元氣之類皆善類家者也於二程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

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得其所言之深旨將并風範氣

象皆得之矣○其幼時讀程張書至今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字

孟氏以來一人而已

教者之志也
張南軒曰二先生所以教者道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蓋居敬有力

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處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

他書身雖讀
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也

張子

伊川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然其門人卒弱於

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

厭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

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欠然是別○其接人多矣不特若二人張

子厚都堯夫司馬皆實

呂晦叔言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比且宗之

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為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攬

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與下風

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

然

呂盛田曰先生少與分人焦寅游寅喜談丘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

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

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

之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覽其說知無所得及

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浩然自信

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

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客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

立道自足

慨然功名自許

二見其遠器

儒者自有名教

天下士願與下風

張載志本

不刻者三

然故遠矣

如果利

為

周

他書身雖讀

馬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
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晝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
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孝必如聖人
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
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子厚 游廣平曰子厚孝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孝明道曰慶今之時

當隨其資教之 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閩中學者

躬行之多與 洛人並

尹和靖曰橫渠昔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

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項有二程道到深明易

道其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基而安不成明道曰可智定孝不成有多

病在只是知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觀却堯學他行事無益許多

明層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是○明道之學從容涵

泳之味洽橫渠之興苦心力索之功深○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

勇撤鼻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真西山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子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

使令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

任之意

邵子

程子曰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

至道

先傳道

之意

素天感

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遊楚過齊魯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在是矣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輝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卻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

環堵不蔽風雨躬寒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遊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方畛正而不諛通而不汗清明坦方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辭居肆欬笑語終日不敢甚羈於人顧吾所樂何如

常以春秋時行控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

內亦可

振古之聚

內亦可

空

與堯舜三代

要風派

善畫

便是偏

皆知惟喜盡泰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

○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純明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堯夫詩畫月風在末品題他把這此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的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

○又詩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直風流人豪也

○堯夫疾筆頓性視之因擊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人自無事否大蒼云你道生畫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

伊洛

謝上蔡曰堯夫直是蒙子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又有詩云天

何一中分體用此句不免有病昔富彥國問堯夫一從甚處起曰公

而說都得

道從甚處起曰一起於震曰一起於乾兩說都得震田說生乾探本也若舍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三年而以成

張子曰先生處於百源潭思於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王豫長於易聞先生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入塾服事今且學而學焉

言得所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於人然又不肯犯手做凡事直待

孝居之流

可做處方試為之總覺難便其身退正張子好之沉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康節等談及伊川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著某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伊川者

康節言極好

伊川不及孔子

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替曰天挺人豪豈獨蓋世駕風鞭霆歷歷無際手探月窟足攝天根閑中今舌醉裏乾坤

班丁温公傳錄

月窟天根

呂大臨 以下二程門人

與叔敦篤

程子曰呂與叔間居中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身叔論選取

朱子曰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卷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班是貢法以取賢欵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取能備用立舉法以設實得人立考法以責在考功此論最善使假之年必有可用

呂大鈞

風甚勁

程子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積密有所不達於與叔蔡覺軒曰和叔明善志孝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斐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敬德矣

至誠敬德

范育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其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
孝以孔子下孝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子學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
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
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有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真西山曰和叔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
又則身處行之不復以聖賢之重如此識者方之季路○又嘗作天下為一家
中國為一人二賦敵愾可見其志矣伊洛

游酢

安頓頭具

楊龜山曰伊川稱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
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朱子曰定夫清德重望皎如白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

足以師世範俗

讀書有感論

張南軒曰上蔡偏處雖多唯其勇故其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
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若將先生則亞於二公也○定夫自幼

聖之知為德

不群讀書過目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
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筮仕之初縣有

精銳者官

疑獄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

道遠足以垂

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
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其惜之

呂氏曰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

順此五者可至

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吾文既從二程子學後又從諸神老遊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敢問

此事凌蹠
方力同異

所以不同何也游卷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伊洛

楊時

陳氏淵曰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往從學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道南

胡武夫曰龜山天資美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卓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塔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趨無所隱也○先生造養深遠屬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

此老神妙多

半知之者知其文章而已
魚不知者以為蔡氏所進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

在瀾程

上方嚮意儒學自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禪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公名最顯聖在

古人乘車走
之比

有詞說不中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濟砥柱不欹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問先生不欲為市易官辭不就今志中削去不就二字何也曰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即古人乘由委吏之比意思渾然不

陶地位甚高

甲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底龜山也又問誌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何也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非惠遠

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及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可知其為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山

何公更有這般
之賢

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

龜山公向文

問龜山晚年出處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朱子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能配饗天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閉然致詰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以杞下惠比之極好其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文定其語然

龜山公向文

張商軒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龜山自廢地位太高耳

龜山公向文
太高

劉絢

程子曰汝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齊天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

質夫之語然

劉絢其語然

李願

伊川曰質夫於予為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而非傳學之難伊洛

予可以大受

蔡覺軒曰李端胸中閑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

馮事紀錄

牟過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

呂進伯 邢明叔

程子曰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邢明叔明辨有才氣而又達世務美才也晚溺於佛惜哉

范祖禹

伊川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

性理身要卷之五

温公一言亦大
修史自有門路

其益至

時一言亦失却道他修史自有門路願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進
中須得他温公問何故願曰自度少温潤之色淳夫色温而氣和其
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尊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伊洛

真西山曰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意先生謂

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無他書惟

謝良佐

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

安能爾哉

打透此關今

先生曰吾平生未嘗一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
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共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若信得命
及便養得氣不挫折口或問先生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
矣○子欲請教先生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龍擺麤對進退

一語論語

警龍馬頭

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如子見齊哀一章及師冕見一章一語
論語只恁地看○謝子見先生辭歸去子送馬問曰何以教我謝子
曰吾徒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服烏頭者其始顏色筋
力倍常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友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
友矣伊洛

吾道有望

此便是箇心

只是發得本星

知覺字到解

愈進間

程子曰謝顯道為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
矣○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說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
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明道問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
何慮一句曰有此理只是發得本星或問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
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如挽弓到滿
時愈難開近來聞見知熟却悠長○顯道別伊川一年往見之伊川

性理身要卷之五

五

三

各是齋齋

曰別後做得工夫又曰只是去箇矜字蓋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

在聖切問行

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因語坐同志曰此人為

思

學切問近思者也 伊洛

且更不說

胡氏曰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體認一箇緊要

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為釋氏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

時只是看前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謂說後曉者自是去

做工夫否則休耳 伊洛

朱子曰上蔡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課程如以生

居敬為立德

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

之綱領

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明道

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定理會道理只是誇多問非

為能若明道看史不嗟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已為人之分

楊國寶

可談托五處

伊川曰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托

文惠也事不免

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云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

有心如孫敏操行不端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已乃薦孫敏

可代已守道可任臺諫又如劉原父文學絕人而以喜訕韓富亦加

擠抑比此之類未免有心况常人乎 伊洛

應之勁挺有

蔡覺軒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

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

周恭叔

屢獻狀替

尹和靖曰周恭叔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

伊川曰願未二十時做不得此事

候師聖

胡武夷曰候師聖安於羈苦守節不移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尹焯

議元祐貴
不對而出

呂希中曰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意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毋毋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貧哉毋也

表以甲

紹興中朝廷令守臣以禮敦遣先生辭不得已乃至國門猶引前說力辭三列之經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聽趨時苟合則貴矣

被寵者得
和靖主之功多

和靖主之功多
和靖主之功多

志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失據者也至二十狀不允乃受命入對朱子曰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

孔子告君之法

此語極其病

伊川喜者

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發之功高宗好觀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觀此何為只此一言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處不比告學者可使自思得之如孔子答哀公類子好學之間與答季康子詳夏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曰何者為至曰好善優於天下為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措但此而止耳○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為顯燥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欺人識得先生意耳○程子有言激發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

入德之大端

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靖尹公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近思錄

張繹

思極讀書

祭覺軒曰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

劉安節字元承

許景衡曰公守饒州後移知宣州去二日民遮晉之涕泣不忍別者

文正公後

壽以為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劉公而已所治二州民有訟者委曲訓戒之俾毋再犯聞有闖者將愬於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遂捨

去

若光輝

忠信

范祖禹曰公檢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問格物致知為進道之明誠皆正心為

力扶聖道

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公檢調萬年主簿數決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鄆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

閔聖祿

閔中統為三傑伊以

馬伸

真西山曰崇寧中禁元祐學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

馬伸以爲宗

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問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為西京法曹銳然為親依之計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

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靖康初為御

志在行

史以論注黃誤國賊漢淵蓋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
曰志在行迨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
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中書明教前
其業

蔡澆軒曰時中雖勇於為義而耻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輟削其業
故人少知者

呂希哲

人主以修身
為本

真西山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程先生並舍其學問
淵源皆以師禮事之由是務累去枝葉一意涵養為說書二年日夕
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儉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行已務自省察校
其以自進益後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家院水中持意心功故

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以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善於翰墨不
可及

仲父對詞甚好

仙源常言與侍講為夫婦相慶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以至老
雖從席之上未嘗戲笑萊陽公處身如此而每嘆危內翰以為不可
及○萊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
仲父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
事其德不敏不憤乃所以求知也今上出伊洛

蘇軾

季明不知其業

胡氏曰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辭為七十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
來坐上書邪黨却足未知橫渠橫渠在館中半年即去至十年復召
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為道不合即去也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
必有非所宜言者矣伊洛

程門總論

煇原經程何如
魯魯魯魯魯

各其病

一人氣象亦相
似

皆其氣質上病
如商也不及皆是
氣質上病

程子曰與范異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呂與叔語宜礙而信者
狡誠也○尹煇魯張繹俊後恐過之魯者終有年也○尹張見先生
曰二子於願之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煇不如繹
能終守焉繹不如煇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伊洛

謝上蔡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
人氣象亦相似

朱子曰學者有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

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問和靖龜山立朝議論曰和靖語錄

中說極盡持守處分外親切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代作龜山少年

有在別等文字後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持然出也

甚

胡武夷曰二程先生得孟氏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
與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
是也

謝君如石投石

陳氏淵曰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

伊川自涪歸見李者凋落多從佛學獨楊與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

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羅從彥 字仲素

李延平曰先生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

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先生性明而修行

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如精深微妙各極其致漢唐諸儒無

性理大全卷之五

言論

三十一

化如春風發物

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所以然也 伊洛

此說甚善

陳幾叟曰仲素從龜山龜山以饑者其食一章今之思索且云此語

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既其義以呈曰飲食必

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其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

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

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用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張摩此語

死世之所管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啓

綸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 伊洛

龜山信東

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

龜山

皆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未發之中作何氣象

李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

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不當於此求中黃直卿曰程先生

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

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所著遺書錄八卷四萬

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

自王安石作備創為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欲亂不忘君之

心與

李侗 字愿中 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若是者蓋又之而知天下之大本

先生精明純一
李固不在多
言

徒勞而形勢不
同

自然之理有
法

水靈秋月

真得龜山法門

莫有在乎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惡發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之應
曲酬發必中節故其言曰學問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
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又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
力耳又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
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
然處豈能無失耶○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蒙蘊而充養純粹無復圭
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
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君子嘗與鄧迪天啓語及先生奮曰
忽中如水靈秋月莹徹無瑕非吾嘗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先
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
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論
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
常存類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胡安國

二入集

公為荆南教授除太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恠後有名試選屢居上
游一旦觀為人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逾告期不歸為之游說者
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為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為且二人者果
隸士而所以為如此亦何足恤衆不能奪竟致之法○詔旨舉遺逸
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惡公不為已用於是厲吏
李良輔徑訴於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京大怒

二入純仁之
客

合皆為公謫

政良輔合入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為公瞻落而曾公孝

胡安國去全

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上以左氏

春秋當具經

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之經實經世大典義精理與

之大典

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於理我御侮之際虛費光陰耽味文采

南面之術在

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

是

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足矣○公嘗奏曰由臣愚陋致朝

廷侵奪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

春秋進請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縱臣無耻公論謂何○公自壯

年即有服膺春秋之志嘗曰六籍惟有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

主不得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賊理用者變易始由此子於是

潛心刻意衰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嘗

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善端則之以語孟權衡

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至六

十有一而書始就○公嘗答魯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

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

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以上俱

謝上蔡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互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出伊洛

侯仲良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言令天下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尊後所以明天理正

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

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

何定身仲舒如

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

權衡五經

聖門事業

不事及有公案

松柏挺然獨秀

康侯人

剛大正直之氣

何定身仲舒如

何

曰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之古人又淺

張南軒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者自得之與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疎動當時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文定有正

胡寅 字明仲

朱子曰致堂議論英爽人物儼然何常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正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仲可謂豪傑之士也

胡宏 字仁仲

知言

朱子曰吾嘗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

知言勝正蒙

過高○問知言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

道言益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呂休棊云知言勝正蒙以此等處誠然也亦有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又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惟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而彼則弗悟矣伊川嘗指已發言心後復曰此說未當吾嘗知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說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伊川一句甚切至

吾嘗知守其前說

明仲自信不及

吾嘗玩心神明

張南軒曰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

所知親切至到極大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二原
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
無臭之妙使本首驗端倪之不惑而造高深之無極本用皆備可奉
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平
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

五季見明
擴至

剛石卷龜

朱子

如類如類

劉翔而勝

劉屏山作元晦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晬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
曾子稱其父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取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揣
其氣象知類如愚自諸子言志固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西卷
聞然其光烈上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漸貫道雖一省身則三衣補孔
可翔而勝李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是吏部文備之極處炳

願曾畏畏

奇珍文華其繼來茲講磨融上喜上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乎
流光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已新則時子之耻勿謂
此耳充之益空借曰合矣其春於蒙言而思越動而巨躍崇平惜也
惟願曾畏畏

道理全在
日用處

李延平與羅博文曰渠初講李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
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本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
考性靈有而動處無即非也

黃勉齋曰自章蔡得中原文獻之學則伊洛之李先生且歲亦已知
其說而心存之章蔡病且亟焉口播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

三人各有
淵源

彥冲二人吾友也李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從事之而惟其言
之聽則吾死不憾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文焉其為李

敬者所以成始成終

持敬莫先主一

也窮理以致其知又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慢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如玉一故其得於已也以及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穷其守之也歷變復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衰衰終始不見其或異至其發深積厚矜持者絕然嚴方者和平心不行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尤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欲然有不足之意蓋有口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蓋夫而行首不能行之一持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之聖道故之傳敢

明道傳之

太古固已獨得

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李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問答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子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泐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繁雜於禮則病王安石廢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代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太古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得春秋紀事之法綱本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禮張御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無而不章先生為之哀

志同道合

集發明而後得以盛傳於世先天太極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決為之
鮮刻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經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
空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為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
見少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折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
昌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會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
謹將辨難以一其歸教人以大孝語並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
經以為不先乎大孝則無以提綱挈領而及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
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
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講論經典
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病疾支離亦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
一日不詳於則易然常以為憂樞衣而來遠目川蜀文詞之博流及

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御晚出家畜私書私淑

理我必之

否悔事美天

天生哲人以

大斯道之傳

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孝者傳其書信其道益衆亦足以見理
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美未發之機辨諸儒之
得失闢異端之訛諒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嗚
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而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
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
道章七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
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平生而始著蓋千有餘
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蹂躪
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幾百年跨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
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昭呈露先生平居澹澹無

然如大明
中天

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進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力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爭君也不貶道以求食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績不下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而紹道統立人極為百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百世宗師

妙得天之本旨

羽翼四子以相告

李東溥曰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使學者先讀天章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之理集小章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明理羽翼四子以相告右豈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遺也

復起不易斯言

復起不易斯言京太嘗謂周官編布周祭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

烈日秋霜

史學範圍

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朱子推明之功

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網恢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日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學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旨若夫析世學之誤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發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躐於荆棘獲棄之途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髮髯其萬一也魏鶴山曰先生有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

帝王經世之學
三才一本
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
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
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
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

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猶其感與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
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閔洛
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
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朱子功不蓋
海國不尚
景星慶雲
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伊洛
先生自頌家曰從容乎禮法之易允替乎仁義之府是予善將有意

焉而力莫能成也仰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開然而日修或
庶幾乎斯語
庶幾乎斯語

燕神與以下朱子門人

三世轍
朱子曰神與能博學強記高簡而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
黃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
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燕元定

先生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爰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
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渾其義既長
辨析益精聞朱子名往師之朱子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
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就正焉後流繼祖劉三傑為

孔孟脉

清志可謂得

言官連疏詆朱子併及元定謫道州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朱子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嘆有泣下者元定不異平時朱子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與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本通讀難書易朱子既釋四書及為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朱子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李通言而不厭也又曰李通承父志學行之餘本家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成法又曰李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

李通亦欲看

黃勉齋曰從先生持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

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源行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真西山曰李通師事文公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未得聞者必以語李通焉其篇與傳微辭遠肯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書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

蔡沆

李士英曰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其於易範記書闡發幽微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黃餘

朱子曰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挈於直卿者不輕○朱子

斯道有直卿

直卿不輕

直卿

編禮書獨以喪祭一編屬幹葉成朱子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做此更定之病率以添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 伊洛

韓漢卿

朱子曰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卒就大業

李燾字敬子

蔡念心稱敬子心事有如秋月先生自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休夫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齟齬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謂古語曰分之所定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安耳故

燾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為動被服布衣雖貴不易居家讀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曰 李伊洛

呂安卿 陳才卿 余正叔

所太古其本原 朱子語之曰如公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可切要語也才卿一字肅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正叔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

李方子

葛藤不斷 朱子謂曰觀公晦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真泰然不為物欲所漬耳 伊洛

廖德明 字于悔

國家公器 公感尊薦士朝貴多以書謝之德明白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啟封還

性理集要卷之五

德明李有根

之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擬明寬賞爵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

德明李有根

朱子曰德明學有根據為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國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

趙訥齋名師淵

淡生活

朱子答其書曰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及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為此也

舍申商而距楊墨

張栻

一見知大器

朱子曰南軒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告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

南軒有人

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

南軒廣前聖所未發

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仲舒武侯而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

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功利焉而已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太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

千載徹

說遺經以開聖學其托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文忠獻公

見於屋相

之嗣子而胡公五峯先生之門人也○南軒見履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以裝折○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

生理集要卷之五

一

四

春風沂水之樂

湖海世之榮

見伊呂而失曹

曹

士獨弗及

宜乎有象之

風

足為吾道增

氣

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奉奉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

勞乞乞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

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

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祭曰惟

公宏傳忠孝造道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

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

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

決交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凜其有史魚之風此猶

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伊洛

呂東萊曰公在三王之義上通於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

縫不以存沒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答誠意之未盡雖

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為間者公之

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於參觀徧考公而具博未

嘗如世俗學一先主之言曖曖昧昧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存

亡為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痿猶有尊足

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伊洛

呂祖謙

一心涵于直

朱子贊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

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

冠不詭於流俗述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躅矧是丹青孰形

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真西山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

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救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如竊大柄大愚祖以一大府丞抗數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追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

正意見不可无

朱子曰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

子靜尚不答

見不可無○子靜說告子也高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

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

吾儒及理學

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殊不知吾儒萬理皆歸於一

子靜說話

理皆空○子靜說話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前

金鐵度與人

他禪家自愛如此其會說精神亦能感發人

子靜云極處是主人翁省答是奴婢

真德秀字希元

棟幹若

公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

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以唐廢三綱而祿山之難作我

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濟于

未有子息亦惟陛下具城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曰觀舜所

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上曰一時

倉卒耳迨後罷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

者執此以往伊洛

左氏心得其德

李直卿曰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

翰墨沉潛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朱子之道不盡行於

時故秘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

未涉万世
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虞邵菴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
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
備於斯焉

王栢字及之

公以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
勇於來道與其友汪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
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伊洛

魏華父了翁

魏邵菴曰魏氏之學即物以名義及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
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履痛之隱而究極於天地鬼神之
平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許衡字平仲號魯齋

姚牧菴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及躬以踐
其實其教人也由小學四書講貫之精而後及于易書詩春秋耳提
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訓子勗弟者亦惟以是為
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持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多焉

歐陽圭齋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
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

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已任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
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養精仁孰窮備四時道出萬物之

先聖先賢之學
民為邦本
進德君子之學
五

六經云

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
拚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
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如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
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文曰先生夫資
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
子厚光潔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
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之域者又有漁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
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吳澄

孟子百字
孔子

朱子集數
子之大義
師表百世

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時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當
重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上也而孔子生平其時他顧季
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
歿于有餘年弱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死一豪傑之士
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文
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是
者果有其人乎揭氏後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
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垂於百世豈不一旌所
能並哉 ○元文敏公明善以孝自命門易詩書春秋歎曰
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小孝

小女子之法
深為先

程子曰大孝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

為文

是

以格言論曰陳於前盈耳充腹自安習者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詭說誣惑不能入也君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無口辨言鏗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問某今看大孝如小孝中有曉處亦要理會曰相蒸者亦不妨孝者於文為度數都要理會得至於明暗則繫乎人之才如何耳

後生孝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上禮等孝洒掃應對進退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孝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日然度越諸子也

總論為學

程子曰聖者使人求內不求外非聖人孝也何謂求外以文為主是也孝者使人求本不求末非聖人孝也何謂求末考詳聖人孝與異是也二者

孝者發聲

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孝也○名數之孝君子孝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謂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今之孝者如登山隄方其逆還莫不潤步及到峻處便退還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君子之孝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

孝之指進退

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古之孝者一人之孝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日文章之孝二曰訓詁之孝三曰儒者之孝歎道遺言儒者之孝不可○今之孝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罕於訓詁或於異端苟

人之孝者有三弊

無是二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人之孝當以大人為標準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孝顏子之孝○孝不貴貴於正而已博則理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

立德進德先後

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先後
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早然定後有
所進立則是三千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
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有人治
國爾後知力甚矣明道曰豔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
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又曰人之為孝息先立標
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又曰大槩孝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
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
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顏子
再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此兩字而已此段出遺書

二者為己為人之道為孝息先種準

張子曰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記
想則還塞之矣○孝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
也○為孝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虚心相表裏大乎天
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既孝而先有以功業為
意者於孝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髮刺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
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孝者當以尊德性道問孝為心
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孝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人苟有
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源更
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臾如此乃安合上也近思錄

夫化氣質字虛心相表裏大乎天地之道

源更如此乃安

代大匠斲傷手必斲年久得長

願學夫百世軌範

本字者必以孔子為師

謝上蔡曰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今此應無入路無生宅

揚龜山曰孝者必以孔孟為師孝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曰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孝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

陸軍如美

也世之孝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獲其華不茹其實未實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孝為哉

孝貴大成

胡五峯曰孝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孝者不可不察也○孝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明

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已汨於事誘於

要法三戒

物故無所不用孝也孝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及求諸已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

謹觀人物之理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孝成

工夫只是兩

朱子曰聖賢所說工夫只是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孝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所說不同工夫只是一般○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

成己之中如灑掃大廳亦只是如灑掃小屋檯檯掃得小處畢整大

箇極善極

處亦然古人於小孝小事中便存箇大孝大事底道理大孝只是推將開濶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如一箇杯素相似○收拾

表裏見之

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請孝乃其中之一事○持敬讀書表裏只是一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

孟子真法

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孝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只是直截要孝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人多言

使船嫌溪曲

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一里具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道之

使船嫌物

也○讀書如煉丹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然後漸漸慢火養○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

捕風捉影
多者宜其四字

風捉影有甚長進○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書不記熟讀可

二躍躍

而不貪道理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
思量突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

補注微解
至天文致聖字

所說千言萬語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進
邁向上去大有事在○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

西塘程誥

心便是能去之藥不必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聖賢之教不過
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讀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

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
斷則又之自有進步處矣○為孝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
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持敬

此句
大志性命不
全及新用力

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捉搦此心勿令
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請求思索沉潛及後復於聖賢之教所有數

此句
無有別用力處○讀書一事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

敬處則自然見得大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孝之所謂孝者公是
謹焉則亦未有益也○窮理涵養並進並進非稍有所知無以致

孝爾來

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也矣相為用而各致其
功耳○孝問根本在持敬集義工夫真定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

孝至聖之德

乃其間之一事耳○欲孝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與○為

錘鍊

孝必須用力做工夫不可虛度了設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
累憑藉之資可受錘鍊未必能真有益也○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
之此孝之要也然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二者交

心印卷之三

三

卷之三

三

孟孫文之心
不灰是

相為用。孝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御往於人，孰若友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小技耳，以言乎，迎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勤懇，及復至於逆篇累牘而不厭耶。○問今之孝者，不是忘便是助，長且短，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明則家固自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錢而必食也。○然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只是見理不明之病。○前輩有欲澄治其思慮於坐處，置而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中，初時黑多白少，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最後則雖白亦無之矣。然此只是死法，若更加以請善窮理工夫，則去邪不正當，思慮何難之有。○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雖有此子，偏倚便不可譬如射，雖中紅心，然在紅心邊，便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當在這裏，又自有究竟。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又曰：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意無許多窒礙，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

固者從中

此言去不可
之病
投豆

射中紅心

存養於自有處

佛說昭曠之原

此中昭明洞達，自意無許多窒礙，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

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涵養致知力行三者要皆以

敬為本○人之性惟五常為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

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書夜相承只管提撕莫

公廢墜則雖不能常當盡記教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

當然而發見矣孝者最是此一專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

○今之人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即要去通萬

事不知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

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為孝大端在於求復性

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立志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

子云孝若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君敬

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

○南軒曰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

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

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昧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

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合羣孝

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今息至微至悉何莫非事

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至所

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苦於吾心也者萬事之

宗也惟人故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卒必昏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

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

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時竊惟今世

聖學之衰而理之不明也

○心者乃中之宗

○本所以收斂

○良

性理大全卷之五

八

三

性理大全卷之五

八

三

曰入德有門戶

之卒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孝抑亦思吾所謂孝者果何
 事聖人之立教若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孝群聚而教養者又果何
 為乎嗟夫此獨末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踈然動於中而其
 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
 而進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
 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孝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
 成德亦不外是誠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
 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孝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
 而為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孝者如果有
 志善亦於所謂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者言之而弗措乎孝然後
 知不足其簡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家至終

冬未之言化
工

五者同體以相
成

燕適越

古人之孝只
為己

即者是孝之謂

不為己物蓋亦思之而非措乎思之而有疑蓋亦辨之而非措乎思
 而得辨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
 相發也直積力久所見益深所獲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行不可以
 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孝不躡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理
 之所從城廓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暝必一一實履焉中道
 無事然後越空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洋車不砥輻而
 欲乘雲駕風以遂越越有是理哉○責己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
 之古人之孝只是為己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比皆是然善與人
 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
 便是吾之師責己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為善也
 呂東萊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

五

五

五

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歎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為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違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善者以為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為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法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漢要公平觀理而撒戶牖之小徽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此病端皆所素共檢點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奏

所痛皆善珍
點

百然放下收自非易事也

學才為功

心如火

立立星

李只許兩人

卷亂墜

意者無行且

李詞用舊

性理大全卷之五

九

五

黃勉齋曰辭處下工誠為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為至切若不自此用力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為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為力若利欲為此心之主雖加強制而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去而立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天子只許顏淵子路兩人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人之為卒但當操存養使心源純粹探賸索隱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日勉焉則卒健矣

陳北溪曰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

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
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
知不至則真是直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認人欲作天理
而不自察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
何有於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也故知之明則行愈
速而行之力則所知文益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
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覺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主
道而聖賢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
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須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
事相安而不復有杆格之病矣

三者不容闕

其西山曰孝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

之至會動靜徹
終始之功

治心之要

一闕也夫孝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

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焉者則又調度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
也。聖賢大道為必當懸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
義而當貴遠之如垢污不幸而貧賤其之如飢寒志道而遺利重內
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故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
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次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比其序也沉
潛並訓義友復平句讀以身体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
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
而已矣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
見於外者也平居齋栗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
而義理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朱子之所以

維持此心為
讀書之法

五里志卷之五

論學

五

朱子教人教人大畧如此

陳潛室曰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蓋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此聖門切實之學也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空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為孝至為

饒雙峯曰為學之方其大畧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踈畧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皆散交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矣將其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泛濫支離固無以為體道之本不到其博則隘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誠之為道無所不本

二者皆學也
已事

自學者曰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立一者皆學者切已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為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為敬也必踈畧義非實義而其為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

程子語

吳臨川曰孝者之於道其立志當立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大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泥湖源而不遽以探源為務也聖門教人自庸庸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講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大極一圖道之大源也程子手授於周子而終身秘藏一語莫之能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尚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直知實行之人善有不勝其繁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教化道之源也孝道者當如禹之治水必自下流始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規乎大

孝如禹治

水

舍源

至矣自足

古人不待

德是舍源而尋源也。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為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孝不孝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螭螭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孝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下上聖也而好孝顏子大賢也而好孝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孝則事半功倍。

存養

存養

程子曰孝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不愧羣漏與慎獨便是持養底氣象。德盛者物不遷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孝者臨死生而心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與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然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蘇季明問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緣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然則何所據依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父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而自中矣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真聞理始得
心為厥師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二三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孝者致德

楊龜山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在闡珮王登車則聞和為善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

之氣得而入焉

志帥君

存心如對家

四目皆在焉

一

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存心只是知有此身

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

皆足以動心。答張敬夫書曰來論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之發然

後可加存養之心則意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

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

曾存於後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

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

人須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來教

又謂言靜則入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

無靜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

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

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為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

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

目見坐而偏於靜之謂也至於來教所謂須要動以見靜之所存靜

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財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教句卓然

語意俱到謹以書之座右

持敬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宗非敬也歸

私智以為奇非敬也愛之無敬慢而已。孝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

欲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慮其紛亂則是須坐

安靜以養乎此

此教句卓然

意俱到

聖學平入為

程子後意可見

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嚴威儼恪非教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皆由不敬不正也○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七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便是甚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為中也合上出近思錄

聖人相傳只是箇字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齊堯字

聖人相傳只是箇字

堯恭而天下平○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

聖門之第一義

○敬之一字直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人性本明若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此便緊上着力

致遠格守

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鏗去矣○夫子所謂四勿又如忠信篤敬孟子所謂求放心存心養性大率所謂格致誠正至程子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言言心平不同然未始不貫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方則雖程子兩言之訓

程子兩言

猶為刺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

程先生有功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令之心惟敬則存

程先生有功

心惟敬則存

程先生有功

心惟敬則存

程先生有功

心惟敬則存

●眼目搖動

●亦有兩本

●便有偏作
●胖自美

●程子論

●胡中魁外

●二節於身事

●此節之詞

不敬則不存。故其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

明若龜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敬之一字似

有兩弊一是主一無適心賊當存無有走作之意二是遇事小心謹

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

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

二三之推者主此一也靜而無私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

動靜而言也。程子言敬必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

踞而心不慢者乃是至論。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

而合宜之謂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彌諸中彪諸外是也。以

敬義二字隨處加功夫自當得力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人

當就此處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查是乃乾神易於問交相為用之

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及復之孝者倘於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

恭於事物之既接先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魏鶴山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爰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

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冬季不明人多

以擊趾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如誠敬仁三字方得

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親切

吳臨川曰伊洛大儒提敬之一字為作聖之梯階法虛諸儒所不得

而聞也新安人儒繼之直指為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本根其示孝者

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為之主人之心敬為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虛上

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心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其何而用

力即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

敬字之義大

周程得全案指

作之梯階

主靜

程子曰孝者用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孝者只要立箇

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直前水

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終者物便搖動○又曰靜中須有物始

得只是好
得不是好

朱子曰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事物之來若不順理

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亦不能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

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湏使兩者相靠使工夫無間斷靜時

固靜動時亦不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

亦不可得而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

事則動無事則靜○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關朱桀

妙若便以養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

不存者什八九矣

張南軒曰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

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

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

黃勉齋曰敬是東得箇虛靈知者住如火炬東得緊時如燄頭直上

不束則散滅了○主敬致知兩事相為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

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

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

字為最近也

陳北溪曰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口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

上而為尊

清靜不可

指

靜在物後

得只是好

得不是好

動與主來

此特以存敬

天德心在

敬求箇靈知

克

西華和為

畏字為最近

可本心

在甲子年

五之

馬

二

一

工夫意最親切

本者用之要
誠則度于夫近
誠敬之分

夫聖賢之功

心而言是裏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靜時能敬則無慮慮
紛紛之患動時能敬則無事措煩擾之患如此則孝心常存而不失
為孝之要莫先於此○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孝問之本自程
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
其最大者也○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
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誠非
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馳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橫放甚
於清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

二先生有學
至門
百聖相傳

字去多兩
又又各段
吳希前
如以相
焉虛靜

公處玲瓏

周之意有

靜後方物皆
有春意
死物亡會

真西山曰敬是人事之本孝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
又誠敬之分也○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
心而言是裏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靜時能敬則無慮慮
紛紛之患動時能敬則無事措煩擾之患如此則孝心常存而不失
為孝之要莫先於此○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孝問之本自程
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
其最大者也○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
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誠非
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馳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橫放甚
於清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

尋常養得持敬則此心虛靜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亂而於

於外亦相笑所以專於敬而无失上用功曰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且

只言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

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時則所謂虛靜亦只是箇黑底虛靜不是

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換做箇白淨底則八窓玲瓏無

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黑底虛靜終身黑淬上地莫之通脫也

黃勉齋曰主靜者所以制乎動无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

亦有所自來也良其皆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書

之牲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門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还是指聖賢而言否陳潛室曰觀

物內會動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

上聖聖賢工夫之要
卷之二
三

不分不賢

省察

揚子之知

天地无后
能見其聲

二曰三檢點

三省以孝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揚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无二知也○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妄動猶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况有凶外陵之乎是故妄動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即恕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於增理會事蓋放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人於夢寐間亦可以自家所孝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近思錄

心大則百物皆通

心小則百物皆病

燈燭燈道

燈燭燈道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綱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敲默著此心臨一事又記著此心常不為物所牽引視燈燭亦足以證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為持得術博比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慎喜怒哀此是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情○嘗謂范滂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異之諸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孝者存意之不妄廢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爾

游廣平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孝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君有不足於敬與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與怒有所未望而忿有所未懲與推是類而自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

便存心之法
檢點自見

朱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趙公以黑白且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

三字如循環

呂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張南軒曰然終省了便克既克了又省如循環然

君子慎其
獨

張范陽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陸象山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明矣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奎之人可以為禹曰人皆可以為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死心道不外索患在人賊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賊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所

門地而高而
古書豈以

其賊賊放失之端曰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奎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賊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為奎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蒿茲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力不深者

子方中著
已

許魯齋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畧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己益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喜慮煩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過人欲於將萌

吳臨川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智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

之人往上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且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知行

程子曰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此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遺書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問源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

復商樣子曾子便是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捨曾子便是合

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孝致知則不可不寬○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總見成兩處便不得○孝者

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一物懸空中右仰則左昂左仰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

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則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孝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致敬勝日知便自有克如誠

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則各做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

將息克已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
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已

張南軒曰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致知力行
兩者工夫互相發也然有所為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

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又此如顏子是也蓋學者以根蒙臆度為知
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安而已實荷誅歸之語亦可謂見道躰
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捨為任而况下此者哉

黃勉齋曰為學之綱領致知力行而已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
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然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心而無所
虧知之不至則如墮堦途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
車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
外無他道也

許魯齋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孝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

致知

問孝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程子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雖得而
多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禮之為貴則人不能以
藥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人固
可以前知然其理渾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
便近二也又曰飢而不食烏喙人之不蹈水火只是知之真也又曰
不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

知孝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孝友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直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者莫不驚惶

此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者莫不驚惶

直知漁釣
乃是

田夫色動異於殺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
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亦未嘗真知若真
知決不為矣貴書

目無全

楊龜山曰孝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能擇善而固執之未
必當於道也若夫物格而知致則目無全牛游及自有餘地矣

志帖射理

朱子曰為孝須見得是則心方有所主且如人孝射若志在紅心上
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志在垛上

鈔未能虎

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理不是在面前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
是蘇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鈔未能虎皆是我

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坎離大列生分則死雖為心坎為脊左者心也
精也血也出於腎虎者鈔也氣也乃上出於心
○韓昌黎論為文要讀書滋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今之為文經

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務及求者以博覽為
外馳務博覓者以內省為陝隘墮於一偏此皆孝者之大病也○未
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助理以應事故天下之
事多所未明

儒者多
之孝

吳臨川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
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孝故非
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
無事於外也

力行

是硬骨
得

程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
得全書

程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人坐頭裏

謝上蔡曰孝者總有所得便住唯顏子善孝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李問登塔

朱子曰李問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務實一

病癩在此

事觀今日李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程子曰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又曰君

自家著一信

奉他

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比大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以下論○指者損過而就中也損浮末而就

本於飲食淫醢殘刃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生人欲之

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水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治室酒池肉林

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

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又曰致知在所養養知

莫過於寡欲又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

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

體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合上出○目畏尖

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

人也何畏之有朱子謂程子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然而

朱子曰克已亦無別法譬如孤軍卒遇疆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

已尚何問哉

許魯齋曰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

樂愛惡欲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

樂愛惡欲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

朱子謂程子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然而

朱子謂程子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然而

朱子謂程子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然而

審而應之未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程子曰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

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以下論改過

司馬涑水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

制馬如餘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

論語只是一一場閑說話矣○蒼桑季通書曰所謂一劔兩段者

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真勇而防患真法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

修德辨惑而成德義崇德之功

張子曰若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法若是過不改

必法遷善不知其非法去非不知其非法改過自謂知非非不

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

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

所貴乎孝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真西山曰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

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改當大任須是篤實以下維論○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

亦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為害○君子不欺才過德不欺名

過實不欺文過實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德文過實者莫之與

長○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科起武夫公侯干城膽大也智欲

圓而行欲方不為利回不為言交行之力也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

者也全書

聖賢受業
當其在漢書
矣

孝者在致其
知

欲國而行
欲

主理

胡五峯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法李延平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法

法東萊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雖以一律整要源常不失故家風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耻其所當耻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皆是君子路上人也

法許魯齋曰大地雷霆哭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分氣感不

此位賤為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耳於貧賤行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不聽父母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為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

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已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程子曰利者眾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其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然以下論理欲義利○陰為小人

利為不善不可以驟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全書

景監田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

二考表論者必之理

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知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為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

二考又命有正合之理

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於弟十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胡五峯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夫處富貴貴與天地同其週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

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類

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為小人

重臨

天理公行而異情

朱子曰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心事

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工夫○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若是同体而異用者非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但

二者面目別

然即是私偽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中見得天理○事物都有是非舜之好問好察其善

善與人為善之意

惡已自分明然隱惡而揚善亦聖人與人為善之意○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晉此治

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和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

此直上直下之道

馬

三

天地間有日
無之理
陽為君子

君子小人之
極

黑白不辨是非而後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利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鸞鳳之為祥為嘉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濁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蠹如鬼域如盜賊則其間倏倏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所定於心

者不能居

孟
者潛心孔

孟
者無所為
然
者莫先於
義利之辨
者當立
者為先

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藜藿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問程子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胡伯逢

疑云既是天安得妄其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妄即人為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

張南軒曰孝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孝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比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孝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於動

靜之間為整齊之差審其為宵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孔子曰古之

孝者為己今之孝者為人為人者無道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

善其身矣

三學撥亂立之大綱

存本循

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
王者所以建邦立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
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
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
黨則不正矣有所繫者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
之體亡矣吾當涵養乎理義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繫者
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盡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黃勉齋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
也禾發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
施於身也則為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
則為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此百行

妙意本然之

此論有精心術

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
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且夫理則順直端方而無稍曲偏諛之累人
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者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
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
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
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真西山曰大孝所謂利專積財利而言伊川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
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又謂無
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孝者不可不知
也

程子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

志不勝氣

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固其暫安而甚其引又苟得為之

志不勝氣

孔孟之屑為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以下論○問家

志不勝氣

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

志不勝氣

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會親老酒為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

志不勝氣

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

志不勝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

志不勝氣

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問聖人有為魯之任乎曰為魯之任乎曰是

志不勝氣

也曰抑為之兆乎曰非也為魯司政則為之兆也或入為魯之任乎

志不勝氣

子曰從事曰至矣鐵鉞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為之謀耳○問高

志不勝氣

位則有極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退有當隨拯之不得也○問

志不勝氣

者君子之所獨非小人之所及也穆生為醢酒而去○問

志不勝氣

善胎為土室之隱免於黨錮之禍薛方守箕山之節免於新室之虐

志不勝氣

其知幾矣註○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不偶於時而高舉

志不勝氣

自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有知止是之道退

志不勝氣

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

志不勝氣

中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負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

志不勝氣

黨之類是也此處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謝湜

志不勝氣

曰獨之示師過洛而見程子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弗答湜

志不勝氣

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甚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

志不勝氣

今爾欲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想矣也湜遂不行合上出近思錄

志不勝氣

楊龜山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

志不勝氣

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孝者須體此意然後進

任學子得日下
洞

退隱顯各得其道。仕道與祿仕不同。常秉甫家召既召入朝。神宗
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樂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
叔以白衣擢為諱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
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
後世道不明。君子之辭。受取令人鮮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
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為是。

任對地著

張南軒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
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較定。

去去量如此

許魯齋曰。志伊尹之所志。李顏子之所志。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
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志。將何為。

所志所志高為

言行

聖人之言遠
矣

程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
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凡諫
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司馬涑水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扣之然後鳴。鏗
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鍾鏗敲以
聲

聖人以爲其心

胡五峯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
吳臨川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
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
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
言豈可偽哉。

識量

程子曰人量隨識高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皆可強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道書

辨邪

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道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之所以不可泯與離也然則毀人論去四大地水火風者其外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

天地之間無適非道

道之外無物

安天地之量

身之誠亂

抱石投河

介甫說相輪

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敏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躡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註釋氏錙銖大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昇之一錢則必亂矣釋氏其實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已妄生計較近思錄○先生嘗語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其則直入塔中上尋扛輪辛勤登接迤邐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介甫只是說道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全書



6. 5

13. 1

14. 2

15. 3

16. 4

17. 5

18. 6

19. 7

20. 8

21. 9

22. 10

23. 11

24. 12

25. 13

26. 14

27. 15

28. 16

29. 17

110X
330
8